新夜報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三日 星期五

第六十五號

今晚一張當日零售大洋二分

即晨報晚刊
隨次日晨報附送
上海晨報社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定報價目 (本埠)每三個月大洋一元 (外埠)每三個月大洋一元五角
廣告價目 每行四角 六欄每行二元四角 餘類推 刊例函索即寄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立券按掛號包件特別優待寄遞之報紙
社址 上海山東路一六八號
電話 總經理室 編輯部 營業部
電報掛號 中國電報局 英文掛號 CHEN PAO
郵局信箱 二〇四五
本國及日本(每月)大洋六角(三個月)二元(全年)七元 香港澳門新加坡南洋每月一元四角 歐美每月一元七角 寄資在內 郵票九五折計算
晨報廣告每行三角 六欄每行一元八角正 加五成

時局形勢開展聲中 汪精衛氏今晨到滬療病

宋子文往晤長談出語記者汪小疾即可回京

張學良暫不來京羅文幹由漢回京旋即來滬

(本埠消息)行政院院長汪精衛、偕其夫人陳璧君、及秘書長褚民誼同行、汪等昨晚十一時二十分、由南京和平門登車、乘京滬路局預備之『PCM2』大班花車一輛、附掛夜車之後、啓程來滬、於今晨七時五十三分駛抵真如車站下車、即乘自備汽車逕往大西路一八八號(租界門牌十三號)黃雯療養院醫病、並未至滬邸、上午十時代理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宋子文得汪之通知、即赴院訪問、宋氏本人亦請醫師治目疾、至十一時宋氏始辭出返本宅、茲將詳細情形、分誌於次、

宋子文訪汪

代理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宋子文、於今晨得悉汪已來滬就醫、即函汪宅探問汪之醫院、當由汪宅派員至宋宅領導、赴大西路黃雯療養醫院訪問、長談約三刻鐘、宋氏即辭出、嗣宋氏本人亦請黃醫生診視目疾、至十一時零始出院返家、當宋氏辭出之際、遇見本報記者、當即趨前與宋氏作如下之談話、(問)汪先生此次來滬、有無特殊任務、(答)並無其他任務、不過因操勞過度、舊疾復發、特來滬就醫而已、(問)部長與汪先生見面後、知汪先生之病狀如何、(答)不很重、大概經醫生診治靜養數日、即可痊愈、(問)汪先生病愈後即返京否、(答)至多不過三四日即返京、(問)國聯調查團李頓爵士、聞將於明日到滬、部長接有電報、可知在明日何時可到、(答)李頓等係於明日上午乘飛機來滬、計程約在明日午後二時左右可到、(問)部長何日返京、(答)即在日內、確期未定、(問)財政方面諸問題、最近情形如何、(答)均在進行中、

汪氏之病狀

又據黃雯醫師語本報記者、汪精衛先生所患糖尿症、其勢尚輕、照汪先生之病狀、屢經診治、原可早日斷根、但因汪先生往來酬應、飲食方面、未能謹守忌食、而一方面因操勞過度、亦易使該症不易痊清、此次診治後、如能將上述二點避免、即可不再發生云云、(另訊)汪氏此次來滬、據宋部長之表示及京方消息、均稱汪僅祇就醫而已、別無其他任務、但據本報記者向各方探詢結果、有謂汪氏除就醫外、係因國聯調查團任務已了、即將遄返國聯報告、而李頓等已不再過京、故汪氏特代表中央來滬送行、但據另一方面消息、則謂汪氏對日對熱仍持前定計劃、故態度方面、當然仍如前之積極也、惟現來滬療養、並治宿疾、不久即可返京云、

張暫不離平

(本社三日南京專電)外部二日接羅文幹電稱、於二日晚乘輪直接赴滬、迎晤李頓、

(三日北平來電)近日報載宋代院長曾數次電邀張學良入京、共商華北財政問題、惟邇來平津謠諑繁興、一般人對張氏暫時離平後之局勢、頗以為慮、記者以此特訪張氏幕僚某君、據談「八六」政潮、雖漸平息、而政局仍無開展徵象、國難更亟、亦無較易着手之應付辦法、南京宋代院長盼張入京、共商國事、但張未有表示、然以目前情勢言、華北軍事責任已由軍分會担任、地方責任已由各省府担任、且張氏以在野之身、襄贊國事、其行動自較在職時為自由、故在最近之將來、張或赴漢晤蔣、赴京晤汪宋、對于共赴國難之具體計劃、將作更具體之討論、且盡其個人應盡之義務、窺張之意、似不欲以華北當局自居也、又天津某報日前以張氏仍居順承王府為不當、按此為張氏私宅、與公署不同、張雖不在職、事無居住自由之權、又日來港報及日本報紙對故宮博物院長事、譏議頗烈、實則張對故宮事、始終未曾顧問、自有負責者負其責任、張曾對人表示、不願越俎代庖、更不願代人受過、

國聯調查團之報告書已完成

定本日午后簽字 由新嘉坡寄航郵 日不欲國聯居間

(電通三日北平電)調查團報告書、昨夜半全部編成完畢、三日午后、五相傳閱後、各委員即行簽字、於是報告書、至此全部竣、報告書之結論、文字極短、僅以打字機打「三頁」、當初李頓爵士之原稿、為純學理論之研究、頗於日本不利、經其他委員吉羅特將軍之努力、始稍稍修正從實際的、但報告書全體於日本不利之點甚多、即解決案其物、雖以中日兩國之直接交涉為主體、然其介入國聯之一點、到底為日本所不能容忍、其後因大勢上、遂將日本承認報告書與否、置諸度外、而包含理想的彩色成分較多、難免日本方面大失望云、

(日聯三日北平電)鹽崎書記官今晨八時、偕渡邊大使赴塘沽、下午二時轉搭長安丸赴日本、對外務省報告調查團在北平之經過、

(又北平電)調查團報告書本日告成、調查團切忽改變發送報告書之既定辦法、定由李頓委員長攜帶自上海乘意大利船至新嘉坡、在該地託荷蘭飛機運送日內瓦、該船十日到新嘉坡、飛機由新嘉坡飛至日內瓦需八日、故九月十八可抵日內瓦、

羊城酒家
中秋月餅上市
九月一日起贈品三天
買月餅一盒贈時式月餅一對
大世界東首共舞臺隔壁 電話八五五二二號

滬日領署一再否認日艦隊集中上海

常磐艦定七日撤退佐世保

日電信局內陸隊亦全撤去

滬戰時日本海軍省調來上海參加作戰之輕巡洋艦常磐號、原定上月二十九日撤回佐世保、旋因第三艦隊司令左近司檢閱各艦、定九月五日返滬、常磐艦之離滬期因之亦展延一旬、蓋俟與左近司接洽以後、方始歸國、今因滬地謠諑紛起、常磐艦決定本月七日撤退還佐世保、又野島所載之海軍陸戰隊交替兵三百名、准六日由該艦載運滬上駐戍期滿之海軍三百名還赴橫須賀軍港、又訊、日本領事館為表示遊弋中國長江流域之日本海軍第三艦隊、並無全部集中上海定期檢閱或作軍事行動之意思起見、今日特發表第三艦隊之系統、艦額及其停泊之駐在地、查第三艦隊之系統為㊀直屬之部、為第十五驅逐艦隊四艘、天龍巡洋艦、及出雲號旗艦、㊁第一遣外艦隊、為安宅、常盤、二見、熱見、鳥羽、第廿四驅逐艦隊四艘、以上各艦現全在滬、此外尚有保津、比良、宇治、伏見、勢多、對島、小鷹、浦風、隅田、堅田等艦、則在長江流域之各埠、㊂特別陸戰隊、即杉坂司令所屬之各部、其中二見、熱海、於一日午後調防來滬、出雲旗艦及天龍號定八日去滬、九日可抵南京、其中鳥羽艦亦定二三日內離滬、開往長江上游云、又訊、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官杉坂因以血魂除奸團在虹口北四川路橋塊發生炸彈案後、曾派所部一小隊駐紮於百老匯路日本電信局內、負責警衛、現杉坂認為事實上已無再行駐屯之必要、故已於今晨上午全額撤去、恢復常態云、

匯市尚平穩

英美均加升

茲後二日倫敦來電、大條銀繼續見跌、計近期跌一八七五、為十八辨士二五、遠期小一二五、計十八辨士三七五、腳地市面平、大致因中國賣出而小、收市後市面平、又美銀價亦小一二五、為二角八分二五、又滙豐掛牌、英升一二五、美加二五、其餘一致、早開出價英金九辨士五六二五、至七五、進價六二五至八一二五、美金出價三十一元二五、至六二五、進價三七五至八一二五、銀行當日成交英金三井正金結至七五、做九月九辨士六二五、美金華比麥加利入十二月三十一元八一二五、二五、上海入十月四三七五、麥加利賣與有利正金九月一二五、華比賣與美豐正金十月一二五、上海華比均進十二月一元八七五、匯豐出十一月一元六八七五、午收出價英金九辨士六二五、至八一二五、進價六八七五、至八七五、美金出入價均與早開價同云云、

李頓明日到滬

顧維鈞氏亦由漢趕來 五日同乘干治輪放洋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業已完成一部份調查委員李頓等、決由平來滬、再取海道歸日內瓦、記者今日紛向各方探詢、得李頓等消息如次、

李頓明日抵滬

得北平來電、略謂李頓爵士與美委員麥考益、意委員馬柯迪、德委員希尼、法委員克勞特、哈斯秘書長等、決於四日晨九時前、由平乘機出發云云、因之預計明日午後一時半即可到滬、現在虹橋降落、李頓如明日到滬後、定五日晨即放洋、所乘係意大利郵船干治號、查該輪於五日晨九時即須出口、中國代表顧維鈞亦與李頓等一同啓程、顧先至法就公使職後再至日內瓦出席國聯大會、

國聯調查團中國代表顧維鈞、此次新膺法公使任命後、昨日由平偕同意大利公使齊亞諾、乘意國特備飛機、同行到京、與汪及各部長等接洽後、當又飛漢謁蔣、此次顧氏赴法須過意大利國境、故意公使館對於顧氏之護照等手續、均已代其辦竣、顧氏本人已定明日下午來滬、再與宋子文部長見面後、即令李頓等同乘干治輪啓程、至於顧氏行裝等、已由其滬邸準備完竣云、

顧維鈞下午到

(本社三日南京專電)顧維鈞三日晨六時廿分、乘意國特機飛漢謁蔣、請示外交方針、定當日下午四時乃乘原機返京飛滬、

有吉明日到滬

或將會晤李頓一談

日本新任駐華公使有吉明氏、奉日政府命令來華履新、本日駐滬日使館辦事處接到電告、謂有吉公使已在神戶乘日郵船長崎丸輪來滬、准定明日下午三時到上海、在匯山碼頭上陸、滬上日官民屆時將到碼頭歡迎、另訊、有吉到滬後、或將與李頓爵士等一晤、亦未可知云、

(電通三日長崎電)新任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本日午後一時攜夫人子息及隨員書記官、由長崎乘長崎丸來滬履新、豫定明日午后二時半、可抵上海、

紗花又見回漲

標紗 今晨紗布交易所廿支人標市況、以美棉突形回漲來勢殊形有力、致台面

日本議會今日閉幕

豫算案昨已通過 貴族院今晨開會

(電通三日東京電)臨時議會、將於本日完畢、大體形勢尚順、昨日已通過豫算案、及包含救濟米價有關之米穀案、想與設置中央金庫之負債整理案二重要案件、尚留而未決、究竟如何處理、前途未可逆觀、若關係方面之態度不生急變、豫料本日中可以解決、院內頗呈緊張之狀、(日聯三日東京電)貴族院研究會今晨開會、決於米穀法、負債整理法之態度、暫觀各方面之情形、然後再謀最善辦法、其他法案贊成其通過貴族院、(日聯三日東京電)昨日通過貴族院之時局匡救豫算、因要緊急、昨晚特開閣議、決定三日上午九時請求日皇裁可、當日即以官報號外公布實施、(日聯三日東京電)眾議院交給貴族院之重要法案、負債整理組合中央金庫法案及金錢債務整理法案、因貴族院對其態度變化、一時傳其危險、然貴族院於二日晚決定附加制限、修正可決、(電通三日東京電)上山滿之進、(同和)在貴院、痛罵政友會欲廢止率勢米價、係驚略的、政友議員大倡河野一郎等、要求上山取消前言、並請面會、上山拒絕、其後過於貴院之走廊、謂有話講、即拉上山之腕拖之一隅、拳足交加、一時頗為騷擾、

洋厘無變化

站住九分關 銀拆小二分

洋款用途、目前雖較上月差優、惟現底充斥、供方甚殷、是以釐價終難轉機、今晨收盤價為六錢九分、較昨午又小八毫七忽半、做出洋款交易、早市七十萬〇五千、劃票祇三萬、揚外劃票十一萬五千、銀行支單交易三萬、銀行買進四十五萬、賣出二十萬、雖然買多賣少、可是錢業界供給甚勁、在市氣壓低、現在站住九分關、大概無重大變化耳、銀拆亦小二分、計為八分、拆票交易早市、轉帳五百二十餘萬、新交易五十餘萬、輔幣市情、單角九分五厘、交易二千角、雙角因交淡而跌、計小三釐為五錢四釐七毫半、做出交易僅祇五萬角、銅元續小五百文、為四百三十三千文、交易四萬九千七百九十五串文、計代價銀一萬一千五百兩、

粉市趨平穩

買賣兩稀鮮上落

今晨芝坎麥電、各月計漲二至四角、據其報告、麥市因股票市堅及室外搭進而漲、本埠粉市、上午開盤、人心略為帶好、惟交易清淡異常、結市祇山東幫略有吃進、阜豐廠稍為抛賣、各月初盤出價雖又回小、終則平穩、良以買賣兩稀、無人競爭、宜乎粉市能維堅定也、結果除十二月份漲二厘五、餘均不動、

標金微跌

午收十一兩七錢 比昨小二兩二錢

今晨標金繼又微跌、數度破進七百兩關內、總以大戶趁低爭進、回出關外、自十月份晨開、即開低二兩一錢、為七百〇一兩八錢、乃上月頂風、及遠期銀價匯兌等回漲之故、英美銀價雖跌、未為所動、繼為七百〇〇八錢、復至〇一兩八錢、隨後賣出稍緊、麥加利正金略做與來出、到〇〇五、順、

駐日四國大使

昨今分訪日外務省 勸阻承認偽國事件

(電通三日東京電)各國以日本政府承認滿洲(偽)國之時期、愈外進步、從昨日正午起、至午后六時止、最先駐日英國大使林德勒、駐日法大使馬特爾、駐日意大使、並後美國代辦、前後訪外務省、分別會見有田次官、關於滿洲國承認問題、為重要談話、(編者按當係四國大使進勸告之性質也)

(哈瓦斯二日倫敦電)中國駐英公使郭泰祺、談及上海緊張情形時、一再申述上海市長之如何努力、以阻止反日運動、郭使又以為日本人如不與之合作、而反繼續使時局日趨嚴重、則市長之努力、亦屬徒勞、郭使又以為最近內田之演說、以及日本滿洲國自立所謂防禦同盟、是令全中國輿情憤激、而使中國當局益難為力、所幸英國有數種週刊、現已明白為中國及國聯會辯護、而要求英國堅決干涉、郭使謂英國如欲維持國聯之精神、亦應對於此事、直足證明日本向世界文字宣傳之種種國際條約、而悍然不顧也、

閩財政困難

代理財長辭職

(本社三日福州專電)節關財政無辦法、代理財長史家麟辭代財政廳職、昨日起不到廳、

川越茂抵瀋

(日聯社二日瀋陽電)駐瀋特派隨員主席川越茂、本日下午三時半抵瀋陽、

今晨本埠曾下驟雨

氣溫七十六度一

徐家匯天文台氣象報告、昨日中國高壓、日本氣壓高速、關島低沉、山東揚子流域至馬鞍島之南吹東北風、中國中北兩部天氣晴好、附近流域有霧、華南天氣陰曇、今晨本埠晴而冷、曾下驟雨、有重露及微霧、氣壓高速、吹東風、今日上午十一時天氣預報云、高壓及滿洲氣壓高積、日本及中國東海流域甚速、關島之西下沉、山東子揚子流域至馬鞍島之南天晨已定晴、吹東北風、台灣海峽有雨、昨日氣溫最高七十七度、最低六十六度二、今晨九時七十六度一、吹北風云、

公債市形勢漸轉佳

市氣穩秀價格漸露挺勢

今(三日)公債市場市況、較昨稍佳、人心漸趨活動、零戶進出、亦多計兩盤北做一百十萬元、內以頭盤為旺、計七十四萬五千元、次盤做少、計三十八萬〇五千元、中仍推廿關為盛、占三十萬〇五千元、裁兵、統稅、各約十八萬元、九六、捲菸、壯關、均做十萬元、餘則三五萬元、現貨各債、開盤做出七千元、廿捲、五千元、裁兵、整六、各千元、至價格方面、較昨略好、蓋低度中之零戶需求殊殷、業中人及一般客戶均主穩重、不敢再行抛售、故連日來、成交奇少、亦其主因也、將來環境平定、則其穢餘、殊有向上齊漲之勢、觀以市場情狀、或亦不致再現新低價耳、至現貨各債、因久無市面、今價乃較上月間除息計算、實則仍與期貨價格相彷也、

、勢遂向榮也、上午共成交五千包、行交易十包云、

現紗 市況殊屬平庸、實銷金形荒涼、綠廣幫有來電止辦之訊也、上午只做開八十七包、價無漲落、蓋華幫需要計內地卅二包、廣東卅包、鎮江十包、福建二包、同

現棉 市況仍形疲滯、到貨計姚花九百餘包、廠需計溥益紗廠進火機花五百包、價卅二兩七錢五分、現貨溶廠、廣幫進姚花三百包價卅一兩六錢、現貨棧交云、

工部局當局提抗議

日領擬向 為南京路日兵違警被拘案

昨晚九時許南京路外灘日軍因違反交通章程、毆打電車工人、以致被帶入捕房詢問後、釋放一案、已誌今日本報、據今晨本埠日本副領事白井康語記者、謂此事尚未接到杉坂司令方面之報告、在未曾接到確切報告前、尚難表示態度、如工部局之警務人員查明確有對陸戰隊施行拘捕或侮辱之行動、則日領事館當向工部局當局提出、絕端嚴重之抗議云云、同時白井領事向記者謂昨日日本陸戰隊之違反交通章程、不能視為當通個人之違章行動、蓋彼等係有其官命令、工部局實無權處置云云、(外論社譯上海日日新聞云)(上略)工部局中央署、川崎大隊長、以工部局警員、不時不辨事、且毆辱身著帝國軍服之軍人、並以手槍以恐嚇、橫加暴行、蹂躪帝國政府之威信、對于中央署長、要求說明一切、態度頗為強硬、但中央署長仍一味推託、不肯負責、川崎大隊長向英總領事查詢、始得當局回答、亦極不誠意、川崎大隊長憤火中燒、為維持軍隊威嚴起見、決意為適當之措置、以此種問答、必無效、本事件不圖工部局竟對日如是暴慢、我陸戰隊決定以強硬手段對付、今日杉坂陸戰隊司令官、當向工部局提出嚴重抗議云、

張海鵬部

在洮南兵變 槍殺數日僑

(電通三日瀋陽電)張海鵬軍一部、卅一日在洮南兵變、發生暴動、該地日僑數名、被其槍殺、

立法院通過江浙絲業庫券條例

修正內部組織法交審查

(本社三日南京專電)立法院三日二百次會議、邵元冲主席、討論事項如下、㊀中央地政機關籌備處組織規程、已經停止、其職掌劃歸內部、修正內部組織法案、決議交法制會審查、㊁導淮會分設總務工務地政三處、修正該會組織法案、決議交法制會審查、㊂審議廿一年江浙絲業庫券條例案、決議照審查修正案通過、㊃審議統計法草案、交財委會會同羅鼎審查、(本社三日南京專電)立法院長邵元冲、以該院成立以來、各委均極努力、方有今日之成績、特於二百次會議畢、宴請全體立委、藉以慰勞、

蘇催征專員

已委定六人 日內即出發

(本社三日鎮江專電)蘇財廳派委沈炳豪、顧二泉、龐振興、劉蟾、陳嘯綱、黃翰等六人為催征專員、專赴各縣催征田賦營業稅、日內即出發、

新升大輪被扣

因不理賠款

本埠新隆公司之新升大輪行駛崇海一帶、上年九月、曾撞壞三北事興輪、不理賠償損失費一萬數千元、延宕一年、三北公司忍無可忍、已呈明航政局、並將該輪於昨日實行扣留、須將欠款清償方可釋放、

特關上海主要經濟市場當日行市表

晨報晚刊即新夜報 二十一年九月三日

銀洋錢市

	早市	午市
洋厘	六·九〇〇〇	六·九〇一二五
銀拆	〇·八〇〇〇	〇·八〇〇〇
轉賬	〇·八〇〇〇	〇·八〇〇〇
掛牌		〇·三〇〇〇
單角	五·九五〇〇〇	五·九六〇〇〇
雙角	五·八四七五〇	五·八四七五〇
拆兌	一、一八〇·〇	一、一八〇·三
銅元	四四三千	四四三千
衣牌	二九八	二九八
角坯	〇二五三	〇二五三
貼水	〇〇五六	〇〇五六

標金(金業交易所)

十月標金上午開盤	七〇一·八
最高價	七〇四·五〇
最低價	六九八·七〇
午時收盤	七〇一·二〇
十月份下午開盤	
三月份 分	
三時 分	
時 分	
月份最高價	
月份最低價	
九月份上午登賬	七〇一·〇〇
十月份上午登賬	七〇一·〇〇
補水上午	七〇一·〇〇

外匯

海外銀市匯兌

大條近期	一八辨士二五
大條遠期	一八辨士三七五
美銀價	二角八分二五
英美匯兌	三元四角七分一二五
美英匯兌	三元四角七分二五
倫滬先令	一先令九辨士六八七五
孟買匯兌	五七羅比〇一安那

匯豐掛牌各匯

英匯	一先令九辨士三七五
美匯	三十元八七五
法匯	七百七十八法郎
印匯	一百十七羅比七五
荷匯	七十七盾
星匯	一百三十兩七五
港匯	七十六兩五
德匯	一百二十九馬克七五

證券(華商證券交易所)

券別	期別	開盤(上午)	收盤(上午)	開盤(下午)
關稅	九月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編遣	九月	[illegible]	—	—
裁兵	九月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滬關	九月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滬金	月	[illegible]	[illegible]	—
一九關	九月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統稅	九月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鹽稅	九月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整六	九月	[illegible]	—	—
九六	九月	—	—	—
金長	九月	—	—	—

紗花(華商紗布交易所)

標紗(二十支人鐘)

	上午開盤	收盤	下午開盤
九月期	一五四·五〇	一五四·八〇	一五四·五
十月期	一五三·七〇	一五五·〇〇	一五四·九
十一月期	一五三·七〇	一五五·四〇	一五四·八
十二月期	一五四·九〇	一五五·四〇	一五四·七
一月期	一五五·〇〇	一五五·四〇	一五四·九
二月期	一五五·〇〇	一五五·四〇	一五五·〇

標花(鄭州細絨)

	上午開盤	收盤	下午開盤
十月期	三四·五〇	三四·六五	三四·四五
十一月期	三四·五五	三四·八〇	三四·六五
十二月期	三四·六〇	三四·八〇	三四·六五
一月期	三四·六五	三四·八五	三四·七五
二月期	三四·七〇	三四·九〇	三四·八五

麵粉(今晨八時到)

洋麥

芝加哥麥		坎拿大麥	
九月份	五五·七五〇	十月份	五五·七五〇
十二月份	五七·三七五	十二月份	五七·五〇〇
五月份	六三·一二五	五月份	六三·〇〇〇
比上日小點		比上日小點	

綫船(上午)(下午)

	開盤	收盤	開盤
九月期	一·九二	一·九一七五	一·九一七五
十月期	一·九二	一·九二五	一·九二七五
十一月期	一·九四二五	一·九三七五	一·九三七五
十二月期	一·九五五	一·九五	一·九四七五
一月期	一·九六七五	一·九六二五	一·九六
二月期	一·九七七五	一·九七二五	

財長宋子文談 日本攫取關稅結果

國際信用日有墮落之象 大連關稅減收日幣慘跌

國民新聞社云、財政部長宋子文、發表關於日本攫取東省海關事件之談話如下、

東三省各海關、自於本年三月間、爲日本強制接收以來、迄今未有分文匯解中央、以爲償付債款之用、且不僅此也、即各銀行之存款、在日本未攫取各關之前、存在總稅務司名下者、至今尚有三分之二、在日本或僞滿洲國掌握之中、而中國政府尙竭力繼續支付各項借款賠款等、每月約選銀一千三百萬兩之鉅、日本既完全蔑視持有債券者之利益、故其國際信用遂有墮落之象、今試將中日兩國政府所發行同時滿期之債款二種之價格、一加比較、即可見其大槪矣、其比較約如下、

中國五厘善後借款、期限一九一三年至一九六〇年、在本年四月一日、約在日本開始干涉東省海關之際、價格爲六十二、惟在本年九月一日、已增至六十八、

日本六厘金借款、期限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五九年、在本年四月一日之價格爲七十九、而在本年九月一日之價格、已降至六十八又二分之一、

中國債券依據九月一日之價格計算、其利息爲七厘八、而日本債券之利息約爲九厘二、由此觀之、中國五厘債券之價格、今實與日本六釐債券之價值相等也、再則日本新聞聯合社、近發表所謂關東租借地政府編製之統計報告、內稱本年上半年大連海關稅收、大見增加一節、宋氏對此亦有以下之談話云、

「該關之稅收、若以銀位論、則已抵減、據總稅務司報告、本年自一月一日至六月二十五日、即在日本未攫取大連海關以前、其稅收之總額、爲關平銀六百六十二萬八千三百四十八兩七錢一分、若以滿六個月計算之、其總收入當在關平銀六百八十一萬二千兩之譜、此數較之去歲上半年之稅收、實減收二十五萬三千兩之譜、因去歲上半年大連稅收總額爲關平銀七百零六萬五千七百十三兩零四分也、而日本報告中乃云云、用日金計算、表示稅收之增進、實則該關之稅收毫無增加、而徒令人駭悉日金價格之大落、一年之前日金每元值美金四十九分、今日已降至美金二十二分半矣、此皆日本軍閥在中國東北及上海之狂行所致、由此可見日本外相內田、雖大言滿洲如何可望和平繁榮、實則日本強佔該地、徒令其幣值慘落、及國內經濟益覺不堪耳」

皖淮築堤浚河工程

十二區防洪堤全部完成 河堤工程長達四百公里 農田得其保障獲益甚鉅

蚌埠三十一日通訊、去歲洪水爲災、全國大半淪爲澤國、國府軫念民瘼、舉辦大規模之工賑、以資救濟、分全國爲十八區、皖淮爲十一、十二、十三、三區、委汪胡楨爲皖淮區主任工程師、兼第十二區工賑局長、用以工代賑辦法、修辦淮泗正幹及支線等堤工、該局長奉命後、即約同工程專家雷曉風、咎野凡、蔡作翔等多人來蚌、從事籌備、於客歲十二月間正式成立、旋設立第一段工賑事務所於老蚌埠、就沿河一帶、首先開工、是爲該局工賑開始最早者、亦爲全國十八區工賑開始之第一聲、嗣後逐漸擴充至八段之多、跨鳳台、懷遠、鳳陽、靈璧、五河、盱眙六縣地境、募用災工十二萬名有奇、歷時九閱月、始克完成、此亘古未有之工程、據調查所得、該局工程成績、居全國十八區之冠、求始非該局長悉心擘劃、有以致之也、茲値該局辦理結束之際、將過去工程成績、分述如次：

組織　此次該局辦理工賑、所取人員編制方法、悉仿諸軍隊組織、最小爲排、每排二十五人、擇其中之一爲排頭、合二十排爲一團、計工人五百名、以監工員及副監工員統率之、合十團爲一段、計工人五千名、以段工程師統率之、集段成區、以區工程師兼局長統率之、惟在第一期工程告竣以後、因時間關係、並求早日結束起見、每排增加至五十人、擇其中一人爲排頭、合一千人爲一團、仍由正副監工兩人統率之、監工職務、雖較繁重、而工作效率、則大增、故能在限定時期以內、除土工告竣以外、尙可完成一部份之涵洞工程者、此變更排組織之功效也、

築堤　築堤爲該區主要之工程、計分兩期進行、第一期工程築淮河左岸幹堤、該區分段辦理於去歲十二月十五日開工至本年五月二十八日完竣、總計募集災工達四萬三千餘名之衆、自鳳台店子集至懷遠荊山麓、全保新堤、自懷遠河口至五河縣及五河縣至盱眙溧湖之淮河、右堤則沿用舊有殘堤改善修築之、全線共長一三七、二二公里、所築土方共計六、〇〇八、七〇五公方、蓋舊堤年久失修、復經去歲空前之大水、決口處泛冲成數丈之深潭、最大者不下二十餘處、其長度達一百五十公尺、深約數十公尺、壤築時、用災工一千五百名、費時三閱月、如此浩大之工程、竟於五閱月修築完整、第一期工程之開工第二第四第六三段派往皖北淝河外、其餘各段仍分任各支河及淮河右岸之築堤工程、統計第二期工程中築堤者、共有五段、募集災工四萬餘人、築成堤長一七一、七七一公里、總土方四、八二四、二〇八公方、綜該區各段第一二兩期共發賑糧一萬六千一百餘噸、依該區統計所得、當時救活人數在數十萬人以上以此賑糧而築成一勞永逸三百餘公里之防洪堤、亦所獲利益、可想見矣、

洛陽公安局破獲大批煙土

各團體電省派員澈查

（鄭州八月二十九日快訊）洛陽公安局上月某日搜獲大批煙土、轟動一時、社會人士頗爲注目、今日某要人由洛因公來鄭、記者特往走訪、叩以獲案現今結果如何、據云、洛陽各機關團體已擬就電文、呈請省政府民政廳、派員澈查、電文二十八日可以投郵、其大意謂洛陽公安局長黃壯飛、於七月三十日前後、連在洛陽東關西通巷一號李滿華家、搜獲煙土三十六包、另一大碗、共四千二百餘兩、並在東關新街三十一號司馬丙申家搜獲煙土十二包、約一千餘兩、二共合五千四百餘兩、至今多日、未見如何處理、洛陽民衆、疑惑殊深、有說該土運至黃局長公館、已經變賣者、有說在局內已行分肥者、議論沸騰、莫終一是、黃局長抓獲煙土之日、是否報由省府及民廳、並報告數目若干兩、洛陽民衆對於此案、極爲注意、刻在國難期間、禁政更宜嚴猛、而執行禁政之人員責任尤爲重大、詎容匿而不報、抑或報而不實、倘令變賣分肥、更屬違法、用意何在、殊莫之解、該團體等服務桑梓、未便坐視、謹代表洛陽民衆呈請省政府及民廳派員澈查、藉明眞象、用重禁政、實所切盼等語、某要人並詳對記者、述說搜獲煙土實數目計　馬同順土七包、共重一千〇七兩、馬桂生兩包、重二百二十四兩、金應川四包、重四百四十四兩五錢、海滿堂三包、重三百十五兩、馬雙印四包、重四百三十三兩、馬德恩四包、重四百四十二兩、又蒲老福一包、重一百〇六兩、又一大湯碗、重六十多兩、孫餅三包、重三百十三兩、海水二包、重二百〇幾兩、馬可襄四包、重四百三十八兩、孫留成二包、重二百二十兩、以上計共煙土四千二百一十多兩、又訊、關破獲之煙案尙有數人、持其煙土至李滿華家希圖出賣、甫入院中、見勢不佳、即將煙土拋在院中逃跑、其數目約在五百餘兩、洛公安局並於六月二十八日山新街三十一號史丙辰家、抓獲煙土一千餘兩、乃將煙土帶入某公館、拘史妻吳妻三四日罰洋三十元具保釋放云（子雍寄自鄭州）

歡喜冤家（三）

張恨水

版權所有　不許轉載

第一回　甘苦不同歌聲到煞尾　甜酸莫辨倩影記從頭

這句話說完，有人在門外答道：程老板是臨別紀念；怎麼白老板也是臨別紀念呢？田寶三手上拿了一盒煙，笑嘻嘻的走進來了。白桂英笑道：這竹槓算我敲着了，眞送我一包煙捲。田寶三道：眞個的，白老板不打算幹了嗎？你要一不幹！我們這班子就散了。我們這班子，不比別家，全是靠本戲叫座。程老板走了，您又走了，那裏找這兩個人抵缺去？白桂英打開煙盒子，又取了一根煙捲抽着，笑道：那活該了。我能爲了這個班子，唱一輩子嗎？我今年二十五歲了。再過幾年，我成了老太婆，唱戲不吃香，嫁人也不吃香，我怎麼呢？田寶三笑道：這樣子說，我們也喝白老板一輩子喜酒了。姑爺是誰？白桂英道：什麼姑爺呀？我找汪督辦去。我到了那裏，他要我不要我，我還不知道呢。田寶三道：大家都要走，我也沒法，這是小姐們的終身大事，誰敢多說一句話呀。白桂英道：坤伶有的是，你們不會再去找兩個人？本戲也沒什麼難，多說兩回就行了。程秋雲這時忽忽的走來了，嚷道：你們說話有完沒完，該上場了。白桂英這才換了衣服站到上場門去等候。田寶三聽了她的話，憑空不免添了一樁心事，在牆椅角邊一個戲箱子上，盤腿坐了。口裏嘟了一枝烟捲，只管想心事。有人叫道：三爺，想怎麼了？坐在這裏發楞。他看時，是白桂英的母親朱氏，便由戲箱子上跳下來，笑道：今天是臨別紀念了：咱們這個局面，湊合着也就有三四年，今天說散了，心裏怪不好受的。朱氏道：那沒什麼呀。東方不亮西方亮呢，您不會想法子，讓咱們時頭兒，再組一个班子嗎？田寶三道：我的意思不是那麼樣說，咱們在一處湊合着這多年，相處得很好的，現在說散就散了，總有些捨不得。您的白老板，也轉了心眼了，不久也就有婆婆家了，說着一笑。朱氏歎了一口氣道：不用提了，這年頭兒，半由天子半由臣。依着我的意思，我們姑娘，總得替我再唱兩年戲，可是程老板一走，她也動了心了，我有什麼法子呢？正說到這裏，台底下哄然一陣的叫着好。朱氏又道：你瞧，外面這樣叫好，她們的人緣多好，偏是不肯幹。田寶三再要說什麼，却見白桂英走進來了，於是向朱氏丟了個眼色。偏是她眼快，早看見了，便迎上前來道：你們這裏又說我什麼了。田寶三笑道：說您人緣兒好，捧的多。白桂英鼻子哼着道：下句我跟你們說了罷，爲什麼不唱戲呢？朱氏瞪了她一眼，沒有說什麼。白桂英冷笑一聲道：誰人不爲己，天誅地滅。你們爲你們打算我自個兒也爲我自個兒打算。說着，一扭膝子走進她的化裝室裏去了。他們在後台說話，聽着的人，自然是很多，這時有穿古裝的，有穿時裝的，有打了一臉的墨，化了裝的，一大堆人，團了田寶三。都是問散了班子，以後怎麼樣？田寶三一拍手道：我那知道呢？（未完）

先前那個扮高力士的佟福庭還沒有走，這時走上前來，向鶴年道，我們這班子裏，是婁喜臨門，白老板也有了姑爺了，

劉夢瑩遺作「是命運斷定的嗎」（下）

開始同住，他待我很誠懇親熱，我覺得自己是已被蹂踏，只要他是有感情待我，心裏就引爲快活幸福了！日久生厭，那個男子不是眞樣呢！他竟以粗暴的態度對我，自己就到外面嫖蕩。我被迫提出離異，不願意再和這兒東西廝混，帶了小孩子回靖港娘家去。母親看見我遭受這種虐待，便憂急成病了！他不單只反對離婚，而且不允許我住在靖港，否則我就是嫌疑犯，要捉到去槍斃。唉！我的母親在那時候，一口氣噓不過來氣死了……

她的眼睛內的淚簌簌地淌流，我的呼吸也緊張了！我怔忡地找不出一句話安慰她。停了二分鐘之久，她又接續道：

——我怎能再忍受呢！走回家裏，把滿屋東西打得落花流水，他反更殘忍地把我囚禁起來，並且將小孩子摔到非裏淹死了。現在又不知道强迫那個女子和他結了婚！他難道是命運斷定非殺害人不可嗎？

沉默了半刻鐘以後，她從凳上跳起來，拉起我往前面走，我茫然胆怯地問道：

——做甚麼事？蔚如！

她一聲也不响，只用起我那不能抵抗的力將我往前拖。我踉蹌地跟她走到馬路上來了。

——進去吧！我今天只偷到二角錢。進去喝酒吧！

她指着一片很齷齪而低倭的小商店。我心裏的創痛更劇烈了！低聲溫和地向她勸慰道：

蔚如！此刻已風涼了！到馬路上走一回不好嗎？

她翻起兩眼，發怒了！用力一拉，我被推倒在一張沾滿灰塵的凳子上。裏面出來了一個半老的徐娘，她喝呼道；

——倒酒來！

——你四年以前不是一點酒都不喝嗎？蔚如！

——哼！難道命運注定了嗎？我不喝酒，便要吃人才舒服。但是我是一箇女人，沒有硬心腸！哈哈……

老板娘端上了酒，並攜了一碟香干和炒豆，她一口氣喝了六杯，我呆痴痴地怔望着。酒喝乾了！她又喝道：

——拏酒來！

我勸阻她，忽然她哇的一聲哭出來了！

——是命運斷定的嗎？我今天只偷到兩角錢。難道我不能痛快地飲一場嗎……

她將酒壺抛到馬路上，砰的一聲，吸引得路上的行人都停住脚步圍集酒店前。巡警跑來干涉了！用短棍驅散人羣，走進商店揪着她。

——你爲甚麼在這裏聚衆擾亂治安？跟我來！

蔚如毫不遲疑站起來，最後向着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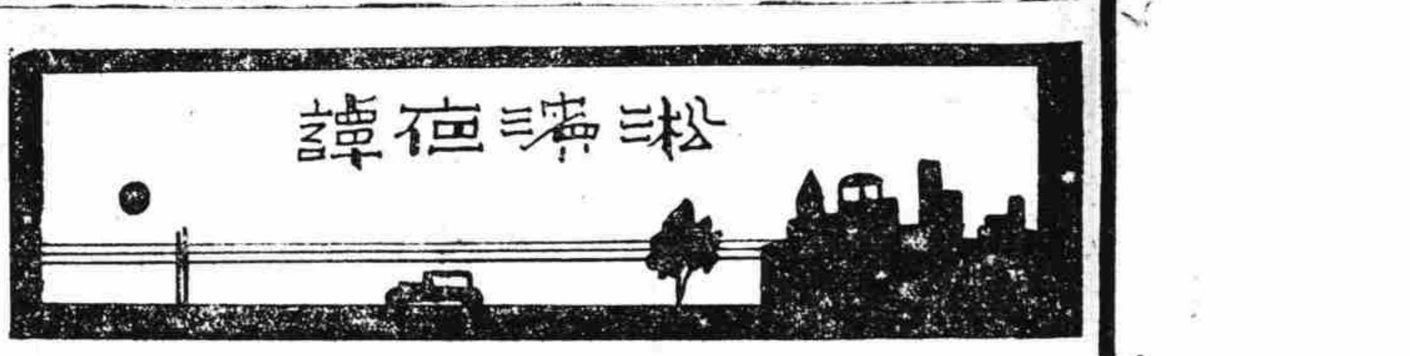
——是命運斷定的嗎？我終歸要坐牢槍斃了！

巡警聽見這兩句話，更加揚威耀武用手揪緊着她，恐相她會在衆人面前逃走似的。發出侮蔑的冷笑：

——好胆大的女匪徒！

蔚如在人海中被捲着往前走去了！隱約地消失了！但在我悲愴的心坎上，永遠留着一個不可磨滅的創痕，在我耳際時刻有「是命運斷定嗎？」的忿怒聲縈繞着。

一九三一、八、十三、于。、完



獅吼文藝社週報

第七期　每逢星期六出版

我們的吼聲

從民間來，文藝化大衆。

徐則驤

我們發起這個獅吼文藝社的原因和意義、從第一聲怒吼之後、已經再三的闡明了。總之我們是在認清了時代，認識了大衆之後，要拿我們的吼聲來喚起大衆。拿大衆的孔聲來推進時代，同時我們不是做效過去一班人的空喊，我們是要脚踏實地的來幹。

我們動機和主張是這樣，所以我們高擎着的也只是這一面大旗，至於任何人戴着任何顏色的眼鏡來看我們，我們是不能一一顧及，我們不能受他們同化的，我們敢實誓的說，我們是始終如此的。

我們是向着時代和大衆的意識去努力的，所以我在第一次座談會中，我是這樣的向社友及來賓們說，「使「文藝」，「大衆」這幾個字，不僅是掛在嘴角裏，裝在書本上的新名詞，我們要向大衆怒吼，要使大衆怒吼！」

今天我把「向大衆怒吼」，和「使大衆怒吼」的兩句話，再加以闡明，請大衆來討論和指敎。自從五四運動以後，直到現在，一般從事社會運動的人，或者是從事文藝運動的人，都是在高喊着到民間去；可是眞實告訴我們，這「到民間去」，除去口號是成立了，名詞是成立了而外，眞正到民間去的人有幾個呢？再檢閱一下到民間去了以後，又是幹了些什麼事呢？凄着迴的現象來看，穿着西裝革服，唱着到民間去從事民衆運動的人，很多是藉這一個口號，走上做官的道路，再進一步便是剝削民衆，奪取民衆的骨髓來建築他們的象牙之宮，這是從事社會運動的人，我們不必去評談，我們主要的是談關於文藝方面，「到民間去」許多文藝界的朋友，早就在高喊着了，從他們的作品中，也的確有許多是表示他們有到民間去的誠意，但是到現在不能眞正到民間去的原因雖然複雜，不過大體的來講，主要的不外有㈠在不會實地的去，㈡不是從民間來的，從第一點不實地去那裏會有效果呢？從第二點不是從民間來的，當然沒有切身的經驗，沒有切身的感覺，那裏會有眞正的反應呢？所以我從歷史的考證，從事實的要求，我不自然而然的要高喊着「從民間來」了，無論是古今，無論是中外，無論是有名無名的作家，他們的作品，如果是從民間來的，一定是能代表當時的眞情實況，如果是住在立體建築的高樓大廈裏，不曾到過民間去過，或者只看到民間的浮面，那他的作品，不是空喊，便是隔枝打鳥，成功了閉門造車，所以我以爲要產生出大衆化的文藝，必定是要從大衆層裏來的，這個意思不是和我們「向大衆怒吼」，這句話相反了嗎，不是矛盾了嗎？不然，我是說向大衆怒吼的人，是要先從民間來，是要大衆層裏少數的先知先覺，囘過頭來向着大多數不知不覺的怒吼，同時你要使文藝眞正到民間去，你必定這文藝是大衆化的，再一點，我是不是反對到民間去呢？這也很明白的，我們主張文藝大衆化，不過是一種工具，是一種手段，我們最後的目的還在文藝化大衆，大衆推進時代，所以我也不反對到民間去，不過到民間去先決問題，是帶着大衆化的文藝，或者是要從民間來的，同時到民間去，要達到文藝化大衆和大衆從民間起來的目的，這就是要使大衆怒吼了！至於怎樣向大衆怒吼，大衆應該怎樣的怒吼？這裏一方面是要用大衆所需要的文藝，時代所需要的文藝；使文藝做大衆精神的食糧培養大衆思想的健全和向上的生存意識，再不要像現在這樣的死氣沉沉，把整個的大中華民族這樣昏昏的像睡獅一般，另一方面要大衆都能負起時代的責任，推進時代，向着新時代前進！

座談會歸來

端木埼祿

時辰鐘指示我已十二點半了，於是興高采烈的跑到八仙橋高聳入雲建築偉大的青年會九樓，赴我們的第一次座談會了。

三五個充滿着革命熱情的青年，已先我而來。因爲時間尙早，主席未到，於是我們就談着幾則不相干的問題，藉以調劑這沉寂的空間。隨後，許嘯天先生到了，他那肥胖的身體，使我聯想到他那豐滿沉痛的言論。社員們一個個帶着愉快的色彩跑來了，文藝家也有幾位到了，可是終不見二位社長的光臨。大衆臺上擺着的幾瓶鮮花，也在現出不耐煩的神色了。於是許先生便犧牲了他的稿鏠，作爲大衆的簽名簿。把他所主幹的紅葉週刊，藉以代爲分贈社員，藉以補充這空間的餘隙；這也是他寶貴光陰的一般。

時間是一點多了，可是二位社長終究沒有光臨，許先生又在發他滑稽而又沉痛的宏論了。他說：

「這也是文藝家浪漫的態度呀。」唉！我默然了，不能再聽下去了，於是偷偷的打了幾個電話給各報館，可是結果終於失望，悵惘。

幾位女社員沈月娥何進之等邀們先後簽名入席了；姍姍來遲的湯社長增敭也終於蒞臨了；於是一片清雜聲，一片的抱歉聲，充滿着這沉寂已久的會場。提倡「以愛美化人生」的天廬先生也簽名了；沉靜飽滿的潘公展先生也入席了；盼望已久的徐社長則驤也降臨了；會場中這時是已充滿着歡笑聲，和愉快的空氣。

和風陣陣吹來，天際間的雲霓，呈現着光明的象徵；花瓶中的鮮花，振作着精神，相互地現着笑意。每位來賓和社員們的臉上，都現出彩霞般的光輝；一切的一切，似乎都象徵着我們獅吼社未來美滿的命運。

侍者們把西點送上了；一盃盃的牛奶咖啡茶也擺滿了；於是入席開會，徐社長則驤湯社長增敭，都在用着他們獅吼般的聲調，在報告獅吼社成立的經過，和今後的計劃；接着是諸家發揮他們對於「大衆文藝」的意見，有的是從消極方面寫出發點，有的是從積極方面寫出發點，有的是兩者並顧，有的是滑稽沉痛，有的是詼諧莊嚴，大胖子許先生談鋒最健，精神飽滿聽敏超羣，瘦的潘公展先生也不示弱，淋漓盡致，各抒所見，發揮無遺。

大家的精神正在極度的興奮時，忽然來了一位詩家章衣萍先生，同着他卽將產生小詩家的夫人吳曙天女士，一同入席，便很熱心的爲我們指導「大衆文藝」問題，但，詩人畢竟多忙，所以演說將完，卽不待席終而早退了。我同李社員季宏二人，担任着紀錄的職務，但因了我腦汁的不充足，和耳官的不敏捷，所以未能盡職，這是應當向外埠諸社員們道歉的。

各來賓和社員們，都現着疲倦了，討論因爲乏中心點，所以也沒有相當的成績，於是社長宣佈散會了。當我踏出這偉大建築物的時候，腦中充滿着愉快的印象；同時眼前眞好如有許多勞苦的大衆，在伸着手向我需要這大衆的食料。

八、二十一、作於座談會歸來

勉獅吼社

悲秋

東亞風雲霾霧裏，
春申獅吼驚大地！
病夫有辱家國恥，
拚與鐵血洗秦讓。

關於徐州分社

徐州分社已由社友陳燕華君籌備好久了，現在把他的來信和我們的答復公佈於後：

則驤兄：

來信收到，現將組分社情形報告於次：

徐地現有文藝社三，一爲青蓮，一爲黎明，一爲明天，黎明，明天內中亦有少數人材，尙能造就者。我預備將這三社的人材統統集中在一塊，來共同組織獅吼文藝社徐州分社。

除此以外，我又登報徵求預計社員總能有二十人以上。社成立大約在九月十號。

收得社費是否要寄到總社？分社之費用，是否可用社費？如不能用將生何法維持？都請一一詳告。

我現在想在我編的新徐報副刊新路上每週借一塊地方出一個「獅吼文藝社徐州分社週報」，兄那方面是否能供給稿件？

大衆週報何時出版？有投稿簡章嗎？祝您好！

弟燕華敬啓　八月三十日

我們的答復：

燕華社友：你能這樣熱心的努力社中同人都很欽佩！你的信，答復如下：

徐地文壇這樣的複雜，却不是好的現象，獅吼社是負着改進社會和文化推進的重任，應該在愼重的考慮之下，擇這三社最優秀的而富有新思想的份子集中起來，組織分社。

社費須一概繳納總社，我們才可以贈送晨報一份，因爲總社的刊物和消息，均附在晨報出版。分社費用最好在「分社週報」稿費上設法。因爲我們的社，社長與員，都是完全盡義務的，都是在爲社會，爲文化犧牲着。

分社週報，希望能於最短時間實現。稿件向社友徵求，總社也可供給一部份。但是，在選稿方面，須特別注意，切勿與本社宗旨相矛盾。

完了，祝你努力　徐則驤謹復

軍縮會議四幕

（PUNCH）雜誌

一個傷兵的供狀

張魯山

一陣陰風吹過，黃豆大的雨點，自空中不住的掃射。

可憐我這不能動彈的負傷者呵！那裏禁得起這般的摧殘？血漬被雨打濕，格外鮮紅，傷痕被水所侵，愈加疼痛，衣服吸水沾身，寒氣砭骨，……

這時，死神又在我的前面引誘。自殺的念頭，伏在我的心坎。我不是消極而自殺，却爲的是忍受不住這般苦楚。

這時，腦經忽然清明了些，往日的翳影，又一幕一幕的陳現：

滴滴，彈飛肉屑，片片腥臭，斬手刖足，割耳削鼻：——唉！誰無骨肉，誰不是父母所生，這般自相殘殺？這般痛苦不堪？人類，人類！戰場上的人類，簡直是殘酷毒很的。

——呀！喲！

我倒了，一切都不知道了。當我覺得痛苦的時候，那疼痛又超過我的抵抗力，我又不知到了。大概是血流得多的原故，我終于蘇醒過來。我只覺得痛苦，疲倦；我眞無力發覺我的傷痕在什麼地方。

大約在十分鐘後，我勉強的轉向左邊看去。呵喲！碧血染遍了衣衫；原來無情的槍彈，粉碎了我的接骨，我發覺了傷痕，不禁心傷欲泣，可惜我的左手變成永遠的殘廢。

——天哪！呵喲！

一陣酸心叫哭的聲音，送入我的耳鼓。

難道還有人也被打傷在那裏？

我這樣想，同時向兩邊望去，果見一個人在呻吟中。在那沉重辛酸的呻吟中，表現着他的痛苦，比我還重。

這時我想到入了隊伍，就無法離開。傷兵們，多是讓他們在碧血沙場自生自滅。現在我是很懺悔的，懺悔我會蹂躪無辜的百姓，懺悔我……啊……喲！

怒吼吧，偉大的中華！

仰卿

（一）

是時候了，怒吼吧！
偉大的中華喲！
敵人的砲火雖密似雨點，
敵人的飛機雖隱蔽天際，
敵人的戰艦雖好像鋼鍊，
敵人的奴隸雖多過蟲蟻，
但是，我們有着高大的肉山；
我們有着浩蕩時血海，
我們更有着震撼天地的勇氣，
我們還有着百折不撓的堅毅！
怒吼吧，偉大的靈魂喲！
在此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
吼出了光華燦爛的朝陽，
燒毀了强暴殘酷的鐵蹄；
造成了正義公道的國際。

（二）

是時候了，怒吼吧！
偉大的中華喲！
喚醒你往昔的酣眠，
除盡你纖細的私見。
一心一德，奮勇猛幹，
殲盡狠敵。
雖惡魔的炮火異常猛烈，
雖我們只剩了斷槍殘械；
但是我們還多着肉搏的身體，
我們還盛着吞敵的勇氣！
殺吧！衝進到敵人的火綫！
殺吧！衝破那牢囚般的壁壘！
最後的一擊造成了最後的勝利！
最後的勝利，顯示了榮耀的正義！

（三）

是時候了，怒吼吧！
偉大的中華喲！
殘暴的敵人已在目前，
莫再徘徊而顧瞻，
也莫再搖尾而乞憐。
敵死我活是惟一的箴言。
奮勇吧，剷除盡惡魔的凶餘！
悪門吧，務使鬼泣而神驚！
偉大的中華喲！
怒吼吧！是時候了！

大衆週報徵稿

本社將出版大衆週報一種，需要各地民間文學，如故事，傳說，童謠等。凡有此項作品，一概無任歡迎，惟須將方言掌故加以詳細的註釋，並灌輸以新的思想，以便各地民衆都能看懂爲主。如有其他合於大衆，眞正從大衆層裏實地體驗來的創作，不拘體裁，均所歡迎，惟文字力求簡潔淺鮮，不得已時須用術語，亦必詳加解說。來稿請寄上海山東路晨報社內獅吼文藝社，並請註明「大衆週報徵文」字樣。

代郵

（一）

天厂，人英，及各位社友：你問大衆周報，幾時出版這個問題呢，的確是大家都要問的但是我們爲什麼不早出預告呢？因爲我們的意思是覺得，要出版一個刊物，必定要有充分的準備，內容才能充實，尤其我們的刊物是要給大衆讀的，所以集稿較難，總之，我們已經天天在積極的準備了，會許在這個月內最遲到十月一定是要出世了。不過，在稿件方面，是希望社友們多多的賜助！

（二）

陶茂康君及社友諸君：㈠大衆週報是決定出單獨行本，㈡如蒙寄你們的作品，可多贈三冊，我們根本不談權利的，所以也沒有其他的權利報酬他人。㈢社員的稿件我們是歡迎，非社員的稿件我們也一樣的歡迎，一樣的待遇。

（三）

燕華，及諸社友：大衆週報，投稿簡章是沒有印出，不過只要是有關大衆的是大衆所能領會的，是大衆所需要的作品，我們皆歡迎。

獅吼文藝社啓